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六

道光二十年。庚子九月。乙巳。林則徐奏。再臣現准粵海關監督臣豫堃咨會覆奏。每年例貢呢羽鐘表等件。並不取資嘆夷貨物一摺。欽奉

硃批。現在雖能照舊呈辦。設或日久有變動之處。仍應遵奉本年

諭旨。不必多方購求。以副朕事務覈實之意。此批摺著入於交代。並著督署存記。欽此。仰見我

皇上俯恤下情。不寶遠物。跪誦之下。欽服難名。伏思

盛世四夷咸賓方物畢獻。任土作貢。原無難致之奇。乃蒙

聖主格外優容。猶恐日久情形或有不同。

諭令不必設法購辦。蓋
示慈即以
訓儉而務實乃可黜華。
彝訓訏謨。允足垂型奕禩。況通商本以
懷柔外服。並非利其徵輸。即如上冬。奉
旨斷絕暎咭唎貿易。曼蒙
明諭下頒。以區區稅銀。何足計較。大哉
綸綍。中外同欽。再此次暎逆兵船。在粵洋往來尋衅。揚言伊國不
通貿易。各國貨船。亦不得進口。故自六月以後。他國亦未
報有來船。是一時榷務偶缺。早經

聖明預料。而以臣所聞他夷在澳門者。因㖠夷阻其貿易。均各憤憤不平。如咪唎㗖咈㘓哂等國。其力皆足頡頏。僉謂㖠船若不早回。伊國亦必遣船前來與之講理。而臣與監督臣豫籌。密相計議。仍惟以鎮靜處之。絕不過問。一面恪遵訓示。嚴密周防。總期下足以慑夷情。上足以崇國體。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林則徐等奏粵省水陸官兵。堵禦㖠夷。擊退夷船一摺。著琦善於抵粵後。將確切情形。逐一查明。據實具奏。原摺片均發給閱看。再本年夏間。朕風聞有㖠咭唎國王給林則徐文書之事。伊業經銷燬。一併查明覆奏。

乙巳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奴才暨原任浙江撫臣烏爾恭額等。先後接據唉夷頭目伯麥卓好吉投遞夷書。籲請將被獲之該國武官晏士咑喇打撻等釋放。奴才與烏爾恭額等。諭以該夷果能撤退兵船。交還定海。自當奏請釋回。業將辦理緣由。於九月初三日恭摺陳明在案。茲於初六日復接夷目懿律來文。並據義律至鎮海叩關求見。查懿律文內。仍係求釋各夷。並言不應將各夷拴拏。（硃批。所論原是）語含挾制。（前書與國無涉之語。其實未允也）而於撤兵歸地之事。並不復及一語。奴才將各夷被獲事在未奉

欽差赴粵查辦之

朕本意如此措詞想卿亦以為然也再本日辦理不甚妥叙伏乞恩廷有以答之卿其勉之

旨以前。及所以被獲各緣由。縷晰書告。並將該夷交還定海與

辦早於仮審時非尋常辦理且示我加勢中決難太平無憂在我則七有長處加以隨津辦

久據定海之利害。詳加開導。令兵丁持至義律船內投送。

辦保當有卿不能來求辦拒伏者應載爾佛神之共將圖我之卿有此清解事

詢問義律。如果別有所陳。准其進見。即據義律付給回文。

理和母本賊喜國寶之文勝所寓來我辦理得手之時來奉月書月卿從條十萬之卿聊

聲明定海一事可以酌商。琦見其語意似有可乘之機。傳

令進見。初七日義律帶同夷目嗎禮遜等二人。扁舟進內。

朕執事卿亦全以朕之據見為來也

琦與福建提臣余步雲。浙江提臣祝廷彪等。在海濱接見。

本事甚

該夷禮貌恭順。且均通曉華言。琦詰其來意。義律先稱上

年在粵受屈。繼請將晏士咑喇打釋回。其歸地一節。稱

俟晏士咑喇打釋回日。另行商辦。琦以該夷訴冤。業在天

津遞書。現已

欽差往查。不必更在浙省陳訴。至晏士吋喇打楚諸人。原許一併

釋放。該夷果能歸我疆土。必不稍事羈留。且以該夷此來。

重在通商。今已奉

旨俞允。即其餘各情。亦皆

准予查辦。

聖恩優渥。不啻地厚天高。該夷等自當力圖報答。若將定海交還。

亦可以稍酬萬一。又 奴才與直隸督 臣琦善辦理此事。因該

夷等係奉該國王之命而來。故為之代籌覆命之策。今晏

士吋喇打楚被擄之事。奴才業已奏

聞。不特不能私相授受。即請

旨釋放。亦須該夷交還定海。始覺有詞可措。該夷亦宜為奴才代籌

等詞。反覆曉諭。義律理屈詞窮。言伊等原不欲久據定海。

察其詞色之間。頗有感動之意。而嗎禮𠺝向義律忽作夷

語。義律遂更易其詞。言交還定海一事。俟晏士吖喇打釐

釋回之後。從緩商辦。又言伊等曾經約定。不得至伊定海

境內夷人。令晏士吖喇打釐係在定海夷獲。本應交還等

語。奴才因其仍執前說。且所稱曾經約定不得至定海夷人

之語。前次來文未有是言。係屬平空捏造。其將定海據歸

己有。更屬謬妄。未便再與辯論。當令其回與懿律相商。以

作從斷。至初八日晚。又接懿律來文。其大致與前文約畧相同。且稱伊前已將仍據定海之言。向直隸督臣琦善照會等語。茲現又給與回文。詢其必欲先將晏士咑喇打釐釋放。是何意見。俟其如何答覆。再行察辦。惟懿律等狡猾異常。且慣於揑造語言。肆其掩飾。至其前在天津。雖曾向該省差弁言及定海兵船。可以先撤一半。而其所給直隸督臣文內。並無此語。且起碇之際。又向差弁言定海之兵不能即撤。是該夷在直之時。已屬反覆不定。及回至定海。知晏士咑喇打釐等被獲。欲求釋放。而詞語之閒。多方要挾。欲强茲以求得不從。居心更屬詭譎。儻曲徇其請。該夷更

肆驕忿。不惟不肯將兵船全數撤退。並恐不肯先撤一半。或竟仍在浙洋𢬵逗。均難預測。查晏士咑喇打𧰼被獲以來。已據伯麥辛好士懿律四次請釋。義律復不憚親身進內為之籲懇。是晏士咑喇打𧰼必係與該夷目等大有瓜葛之人。該夷等堅求釋放。亦必有萬不得已之情。若拘留不遣。持其所急。使該夷為我所制。似於大局不為無裨。特恐其藉口遷延。不即赴粵亦屬周章。且晏士咑喇打𧰼係在定海縣青林嶴被獲。現聞該夷將該處居民八人捡至縣城關禁。亦恐日後被其戕害。○等與福建提臣余步雲等。詳細熟籌。斯時斷不便即將晏士咑喇打𧰼釋放。遂其

要挾之謀。若該夷漸就馴順。或能撤兵一半。亦不能不酌
量釋放。俾其即赴粵東。聽候查辦。以期迅速了結。且使被
擄民人。得免傷害。似亦權宜之策。
硃批。以現在情形而論。所辦尚是。總要上不傷國體。下不開邊釁。
一切機宜。朕難豫示。全在卿隨時審度。妥慎為之。以副信
重委任之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接收夷書。並據夷目叩關謁見。
現在籌議酌辦情形一摺。所辦尚合機宜。至於隨時審度。妥慎
辦理。全在該大臣悉心籌畫。上則不傷國體。下則不開邊釁。想
該大臣必能仰體朕意也。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奏。續接夷書。並據夷目叩關謁見。現在籌辦情形一摺。已降旨飭令伊里布相機妥辦。上之不失國體。下亦不開邊釁。惟該夷先請將所獲男婦給還。始肯交還定海等語。情殊叵測。現在伊里布如何辦理。朕亦不為遙制。數日內伊里布必有續報情形。原摺著給琦善閱看。又林則徐片奏。他夷在澳門者。因𠸄夷阻其貿易。均各不平。如咪唎嘐咈囒哂等國。其力皆足頡頏。佥謂𠸄船若不早回。伊國亦必遣船前來。與之講理等語。著琦善抵粤後。訪探明確。林則徐所奏。是否實情。如係謊言。即傳旨取具親供。據實參奏。林則徐片。著鈔給閱看。

丁未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裕謙奏查明江蘇沿海口岸舊存礮位。不足以資防禦。請添鑄自三千斤起。至八千斤止。大礮數十位。建造礮臺。分口排立。當交兵部議奏。茲據奏稱此項礮位。既經籌議添鑄。必須工堅料實。先事預謀堅固。其備貯大藥礮子。酌撥兵丁。在在亦均須籌辦等語。著伊里布於浙江事竣後。親赴江蘇沿海地方。詳察情形。悉心妥議。據實具奏。

戊申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酌覈撤留防守官兵一摺。據奏金州海口多係老水貼岸。嚴寒不凍。商船進口較多。自應嚴為防範。著該

將軍遴選精細員弁，常川在彼瞭望，探有夷船蹤跡，即行稟報，調遣備禦。此次酌留官兵，著即撤回。現在琦善馳赴廣東查辦夷務，如定海夷船全數撤退，屆時自當諭知也。

署兩江總督裕謙等奏。竊查八月三十日，有大夷船三隻，駛至崇明縣隔海之長安沙洋面，突駕三板小船五隻，共有夷匪百餘名登岸，開放槍礮，轟斃鄉勇二名，致傷兵勇各一名，搶掠海灘牧放牲畜。經防堵員弁督率兵勇，協力抵禦，擊斃夷匪四名，受傷落海者十餘名，奪獲三板夷船一隻，並夷槍夷刀夷鞋等件。該夷匪始逃回大船，乘風駛去。又據探報，九月初一日，佘山外洋有大小夷船六隻，由

北往南。並未停泊。臣等查佘山外洋。經過船隻。自係由直
隸折回。是以並不停泊窺伺。其八月三十日在長安沙滋
事之船。似尚未知
恩准赴粵叩關之信。臣等惟有督飭將備兵勇。加意嚴防。以免疏
虞。
硃批。覽。
庚戌
欽差大臣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奴才前於九月初六初八
等日。兩接英目懿律來文。並於初七日。據義律叩關謁見。
奴才詳加開導。並詰懿律以因何必求先釋晏士叮喇打聳

之故。業將備細情形。及酌擬辦理緣由。於初九日恭摺陳明在案。十一日晚。復接懿律來文。其情詞較前兩次。已覺恭順。惟稱交還定海一節。應連別事。與直隸督臣琦善一併會議。又詢琦善是否來浙等語。 芬查該夷前在天津。果是。而雖有撤兵一半之說。而起碇之際。即已更易其詞。是其意明是本意。欲藉占據定海。肆其無厭之求。所云撤兵一半。不過信口誑言。並非實有其意。且以 芬通盤籌畫。該夷即果撤兵一半。而沿海防兵。不能全行撤退。勞費仍不能免。且定海為其所據。該夷前赴粵省。必將多所要求。妄冀事事皆如所願。查辦亦未易為力。今幸晏士打喇打蘑為我所獲。該夷

屢次求釋。情甚迫切。故琦欲乘此令其全退兵船。交還定條約。若能如此辦理。一求大小得益。

海。以期各海口防兵得以全撤。即使該夷無可挾制。則赴

粵聽候查辦。不致妄有所求。可以及早竣事。此琦所以必

欲該夷歸我定海之緣由也。今閱懿律此次來文。其有挾

而求之意。業已畢見乎詞。琦正擬再加曉諭。適於十二日。

接奉九月初四日

上諭。垂詢在浙夷船。是否全行退回。並

敕將前獲夷匪二十餘名。俟有商船赴粵之便。解赴廣東。交琦善

辦理等因。欽此。琦現在給與回文。示以各夷解粵之

聖訓。並以該夷久據孤城。無益於事。令其交還定海。如果該夷翻

然省悟。竟能歸地退兵。仰懇

天恩。俯准㕘將晏士吖喇打㸷等在浙釋放。俾該夷無所藉口。儻

仍冥頑不靈。或止撤兵一半。或止帶數船赴粵。大幫仍在

浙洋蟻聚。自當遵

旨將各夷解交琦善辦理。或可藉作操縱。惟由商船帶解。恐有未

便。㕘當酌委員弁。押解前往。以昭慎重。

伊里布又奏。竊㕘於九月初五初六十二等日。三次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一於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本日據林則徐片奏。密探定海情形。知此次領兵統兵及帶

兵職官等名字。又該逆中有偽立定海縣官。能為華言。並請將

兵勇扮作鄉民。或將鄉民練為壯勇。詐為見招而返。約期動手
等語。著伊里布密查各夷目。果否實有其人。現在作何舉動。其
所稱詐誘一節。是否能行。昨據該夷稟稱定海撤兵一半。果否
屬實。著於查明後。詳晰具奏。原片鈔給閱看。一於八月二十四
日。奉
上諭。調至鎮海防堵兵丁。著伊里布妥為約束。毋許滋擾閭閻。其
羸弱無用兵丁。著即酌量撤回。以節糜費。一於九月初四日。
上諭飭將招募各水師應撤應留之處。酌量情形。分別妥為辦理。
福建前募水勇。由陸路起程前進。如果無需調撥。亦著飭令仍
由陸路折回各等因。欽此。除夷船在浙情形已於另摺陳明外。

查兩廣督臣林則徐所奏唊夷各職官名字內咖喱嘰律即係懿律。咘咻嘛即係布爾利。呵囒吖即係前伏冥誅之頭目急頓烏冷達。其能為華言之偽定海知縣咭吐啦。浙省稱為郭士立。俱屬實有其人。因夷語可輕可重。故彼此繙譯參差。惟急頓烏冷達並非被官兵打死。能作華言者。亦不止郭士立一人。粵省所探。尚有不實不盡。又其所請將兵勇扮作鄉民。或將鄉民練作壯勇。詐稱回與同住。約期動手一節。琦前在江省防堵。聞該夷有招人往販鴉片之事。即擬派令勇敢之士。詐往販煙。於中取事。迨奉命來浙。探聞該夷防閑甚密。弁兵探聽消息。祇能三四人改裝前

往。如人數稍眾。即有阻礙。今若令兵勇鄉民。往彼舉事。人少則力不能敵。人多則彼必生疑。且遣往之兵民。均須選用精壯。既無老弱同行。又無婦女隨往。與見招旋返情形不能符合。易為該夷識破。此策窒礙難行。應毋庸議。至現在夷船雖未退去。然其意止在占據定海。藉肆要求。非有滋擾之志。浙省祇宜防守。不宜攻勦。所有閩省雇募水勇可以毋需調撥。現已遵

旨飭令折回。

前在江省挑選蘇松等鎮營水師二千。預備調遣。並另調狼山等鎮之兵。至崇明等處協防之狼山鎮兵丁。一併撤退。

現亦移咨署兩江督臣裕謙查明辦理。此外

現在鎮海防兵。奴才當督飭鎮將。嚴加約束。俟該夷退兵若干。再行分別撤留。至奴才前議招集之定海水師。係該鎮顗設之兵。毋庸撤退。其官紳雇募之水勇。仍陸續裁撤。以節糜費。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奏。續接夷書。給與回文一摺。所見甚是。該夷探問琦善曾否來浙。業經告以赴粵。如果無占據定海之意。自必起碇南旋。但恐藉詞耽延。仍以定海為要求之具。該大臣自應將所獲各夷。暫為扣留。於查辦更易得手。總須隨時酌量情形。於大局有裨。朕亦不為遙制。至定海交出後。應如何妥為安撫。並酌留防護弁兵之處。著該大臣悉心籌畫。務臻妥

善。又籌議前兩廣督臣破夷一摺。既不能施行。著毋庸議。其撤
留各兵弁。均著照所議辦理。

又

諭寄諭欽差大臣琦善。本日據伊里布奏。續接夷書。給與回文一
摺。該夷探聽琦善曾否來浙。自係挾定海地方。為要求之具。現
已由伊里布諭令全數赴粵。聽候查辦。如該夷等果全數撤兵
起碇。伊里布必將所獲各夷發還。俾該夷無所藉口。原摺及照
會。均著鈔給閱看。夷書一件。著琦善閱後遇便呈繳。

甲寅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奴才前於九月十二

日。欽奉

上諭。寗波府屬等獲夷匪二十餘名。著俟有商船赴粵之便。解赴廣東。交琦善辦理等因。欽此。其時適接夷目懿律來文。當經恭錄

諭旨。並以該夷果能全撤兵船。交還定海。等當奏乞

恩施。將各夷在浙釋放。如僅撤兵一半。即遵

旨解粵辦理等情。行文知照。並於十四日恭摺奏明在案。茲於十八日。復接夷目懿律來文。雖其詞語仍屬恭順。但文內並不言及交還定海之事。亦不顧請將各夷釋放。止稱等曾

否蒙

皇上飭令戰兵等語。察其詞意之間。似恐奴才於該夷退兵之後。復行出師襲擊。是以殷殷前後兩次致詢。奴才現將八月二十九日。所奉不得向該夷攻擊之

聖諭。明白宣示。諭令安心赴粵。並詢以何日起碇。以便奴才奏請撤兵。使其毫無疑慮。以免久事遷延。惟該夷性情狡詐。變幻多端。此次來文。其大致雖屬如此。究竟有無他意。殊難揣測。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續接夷書。並催令起碇一摺此次暎夷照會。詢問戰兵。經該大臣將所奉不得攻擊諭旨。明白宣示。諭令安心赴粵。並催令起碇等語。所諭甚是。前有旨。諭

該大臣。將所獲夷人妥為收管。無庸解赴廣東。俟該夷撤兵歸地後。全數給還。此次夷書並未言及交還定海之事。亦不顯請釋放各夷。情殊叵測。著伊里布察看情形。相機妥辦。並諭以琦善業經奉旨前赴廣東。總宜剴切開導。去其驚疑。令其退出定海。前往廣東聽候琦善查辦。仍妥為布置。防其狡詐。諒該大臣必能仰體朕心也。

又

諭據琦善奏三次接奉廷寄。並將先後發給閱看夷書五件繳還一摺。覽奏均悉。唉夷現在接奉伊里布照會。志在戢兵。復經伊里布諭以安心赴粵。不必顧慮。並令將起碇日期。速即字覆。勿

再遲延等語。本日已有旨。令伊里布相機妥辦矣。伊里布原摺
著鈔給琦善閱看。
乙卯。已革閩浙總督鄧廷楨。福建巡撫吳文鎔奏。竊臣等
六月間。因𠸄夷突向廈門滋擾。一切防堵事宜。經費當寬
為籌備。奏請動撥藩庫銀十萬兩。俟陸續攤廉歸款。七月
初七日。奉
上諭。准其作正開銷。欽此。仰蒙
恩施高厚。俾臣等措置從容。跪誦之餘。莫名欽感。嗣因逆夷攻陷
定海。閩洋已覺腹背受敵。七月二十五六等日。該逆夷兵
船復敢來至廈門。開礮相向。雖經官兵擊退。而沿海要隘

尤宜刻刻戒嚴。無如閩省海疆。袤延二千里。其孤懸海中。如廈門臺澎。固屬最為險要。其次如銅山金門海壇等處。亦皆四面環海。無城可守。至濱海各縣。口岸林立。潮漲沙平。一帆直達之處。不一而足。月來增撥戍兵。安設礮墩。建築土碉。埋置釘板。隨地隨時。分投布置。惟多一處繕治。即增一番費用。分之則尚形支絀。而合之已不免浩繁。且雇募水勇。租賃漁船。計日授值。積累有加。前此籌動庫款十萬兩。已將次支完。臣等手畫心營。力圖節省。而當茲逆夷猖獗之際。又未敢稍為拘泥。致誤事機。再四思維。惟有據實籲求

皇上天恩。准於閩省藩庫。暨鹽道庫。籌撥正款銀十五萬兩。隨時酌給。以應軍需。臣等惟有督率各該管道府。嚴實撙節支用。斷不敢稍任虛糜。致滋冒濫。

諭內閣。鄧廷楨吳文鎔奏。請防堵經費一摺。閩省為海疆重地。訓練兵勇。稽查要隘。原不因𠸄夷船隻。往來遊奕始行防守。至於𠸄夷占據定海。實因前撫臣未受該夷訴冤呈詞。以致激成事端。現在該夷僅祇困守。並未敢四出滋擾。鄧廷楨等所稱腹背受敵。未知所受何敵。該夷因閩浙疆臣。未能代為呈訴冤抑。始赴天津投遞呈詞。頗覺恭順。現在特派大臣赴粵查辦。不日即可戢兵。鄧廷楨等所稱該夷猖獗。不知在何處猖獗。總因該革

員等種種辦理不善。遂費周章。著吳文鎔即將本省各鎮弁兵。照常認真訓練。堅守海口。所需支發錢糧。著斟酌籌畫。裁汰浮糜。其應用款項。隨時奏聞。所有該省雇募水勇。租賃漁船。著酌量裁撤。以節浮費而昭覈實。

丙辰。戶科給事中萬啟心奏。欽惟

皇上撫馭華夷。視同一體。外夷陳訴冤抑。特遣大臣查辦。凡在含生。孰不知服。現在夷人駛回粵洋。一切開示約束。尤宜胳合機宜。前因粵省辦理不善。故使該夷借以為辭。欲弭釁端。務協情理。但當一秉至公。不可稍示以弱。在我固不憚於轉移。在彼斷不許其要挾。儻苟圖速了。諸務曲從。既虞

中國見輕外夷。尤慮奸民益欺良善。此今日馭夷操縱之宜。臣不敢不預為

皇上islands籌者也。臣聞兵可不用。不可不備。當有事之日。尤不可令敵知有厭兵之意。唉夷奸巧圖利。桀驁不馴。其平日本非恭順。凡生長閩粵者。早有厝火積薪之慮。一旦中國嚴禁鴉片。彼頓失厚利。豈肯甘心。因而駛至各洋。意圖窺伺。又借求和為說。以為能發能收之計。

皇上嚴示以守禦之備。明導以可轉之機。所謂因其計而用之。不戰而屈人之兵。策之上者也。臣謂各省守備。皆宜緩撤。且自定海失守之後。各海口官兵。竭力防堵。亦有微勞。宜仍

令督撫覈實奏聞。酌加獎勵。以勸後來。蓋啟釁之咎在粵。於各省無預。即粵省啟釁。咎在大臣。亦於出力官兵無預。諸官兵等效命行間。若因現在粵省查辦。概置不論。未免解體。萬一夷情叵測。將來何以待之。故臣謂獎勵戰守。與查辦通商。兩不相妨。此操縱之宜一也。臣聞夷人皆言粵省繳煙。本許給價。此次大臣查辦。仍許給價與否。臣不敢知。

國家體恤中外商民。原不惜此區區之費。但事涉外夷。動關國體。萬一我以煙價償還。彼反誇示他國。謂我畏彼。輸幣買和。將如之何。此外遵禁出結恭順各國。見彼桀驁者獲利。

豈不反生疑悔。易啟敵尤。臣風聞該夷詐求煙價。其中原有許給煙價商人。意欲該夷先繳數十百箱。以為搪塞之計。嗣該夷全數呈繳。為價太多。伊遂置之不管。以致該夷紛紛不服。果如所聞。是商人等始則朦蔽

欽差。繼復欺誑外夷。此項煙價。即應責令賠償。但須仍俟該夷各件遵服之後。方得賞給。庶幾前次大臣令其繳煙。此次大臣賞還所值。罪坐中間簸弄之人。於

國家威信。毫無所損。既以順該夷求利之私。即以儆商人售欺之罪。此操縱之宜二也。臣聞粵省專立洋商。原以絕冒禁欺詐之弊。而商人即無弊不作。其家資巨萬。皆由包庇

違禁貨物。欺詐中外商夷所得。且彼與該夷交通日久。責令賠償所許煙價。多寡自易成言。否則彼反串通該夷要求需索。勢所必至。臣謂事定之後。許令該夷照舊互市。尤須嚴立章程。責成該商永遠遵守。不得再有陽奉陰違之事。至粵省官之貪侈。民之游惰。工商之奇衺淫巧。皆當設法勸導。使其革心。內奸既清。外患自絕。總之鴉片奉禁。

國家之法令始行。定海退還。夷情之恭順始見。甘言不足恃。當申守備以待之。虛聲不足畏。當明利害以曉之。其夷人所訴林鄧各情。如果查辦一依約束。則前此所辦。自係過當。若陰持兩端。多生狡詐。則明係反間。去其所畏。不難仍

責二人。立功圖效。蓋中外互市日久弊滋。事機轉移。倍宜

持重。許之難。則從前之弊。尚可更張。許之易。則將來之患

更無底止。臣惟望

皇上德綏威震。執兩用中。密諭查辦大臣。務為久遠之計。勿存將

就了事之見。各省海口。仍飭督撫加意防守。以期有備無

患。俟粵省查辦定局。再議功罪所在。

已革兩廣總督林則徐奏。竊臣奏報拏獲鴉片煙犯摺內。

欽奉

硃批。外而斷絕通商。並未斷絕。內而查拏犯法。亦不能淨。無非空

言搪塞。不但終無實濟。反生出許多波瀾。思之曷勝憤懣。看汝

以何詞對朕也。欽此。臣跪誦之下。伏地碰頭。愧懼慚惶。莫能言

喻。伏思上年 微臣奉

命來粵。查辦禁煙。先蒙

頒給欽差關防。後復

簡調兩廣總督。

責成之重。

委任之專。臣何人斯。膺茲

倚畀。敢不殫精竭慮。以冀永臻成效。仰答

高深。乃為時已閱年餘。而鴉片尚未盡除。夷船别經遠竄。雖異類

難延殘喘。而淺謀未策萬全。夙夜循思。時懷憤愧。茲蒙

訓飭。感悚尤深。自慚庸質駑駘。實無詞以對
君父。惟有仰求
聖主。將臣從重治罪。以儆無能。不勝戰慄屏營之至。
林則徐又奏。再臣林則徐。渥受
厚恩。天良難昧。每念一身之獲咎猶小。而
國體之攸關甚大。不敢不以見聞所及。敬為
聖主陳之。查此次𠼫逆所憾在粵省。而滋擾乃在浙省。雖變動若
生於意外。而窮蹙正在於意中。蓋逆夷所不肯灰心者。以
鴉片獲利之重。每歲易換紋銀出洋。多至數千萬兩。若在
粵得以復興舊業。何必遠赴浙洋。現聞其於定海一帶。大

張招帖。每鴉片一斤。祇賣洋錢一圓。是即在該國嗌啊啦等處出產之區。尚且不敷成本。其所以甘心虧折急於覓銷者。或云以給雇資。或云以充食用。並聞其在夷洋各埠賃船雇兵而來。費用之繁。日以數萬金計。即礮子大藥。亦不能日久支持。窮蹙之形。已可概見。又夷人向來過冬。以氊為暖。不著皮衣。蓋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勢必不能忍受。現有夷信到粵。已言定海陰溼之氣。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風戒嚴。自然捨去舟山。揚帆南竄。而各國夷商之在粵者。自六月以來。貿易為英夷所阻。亦各氣憤不平。均欲由該國派來兵船。與之講理。是該逆現有進退維谷之勢。能

不內怯於心。惟其虛憍性成。愈窮蹙時。愈欲顯其桀驁。試其恫喝。甚且別生祕計。冀得陰售其姦。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然俛伏。臣前次屢經體驗。故悉其情。即此時不值與之海上交鋒。而第固守藩籬。亦足使之坐困也。夫自古頑苗逆命。初無損於堯舜之朝。我
皇上以堯舜之治治中外。知鴉片之為害。甚於洪水猛獸。即堯舜在今日亦不能不為驅除。
聖人執法懲姦。實為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以鴉片為不必禁之理。若謂夷兵之來。係由禁煙而起。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早已包藏禍心。發之於此時。與發之於異

日。其輕重當必有辨矣。臣愚以為鴉片之流毒於內地。猶癰疽之流毒於人身也。癰疽生則以漸而成膿。鴉片來則以漸而致寇。原屬意計中事。若在數十年前查辦。其時吸者尚少。禁令易行。猶如未經成膿之癰。內毒或可解散。今則毒流已久。譬諸癰疽作痛。不得不亟為拔膿。而逆夷滋擾浙洋。即與潰膿無異。然惟膿潰而後疾去。果其如法醫治。托裏扶元。待至膿盡之時。自然結痂收口。若因腫痛而別籌消散。萬一毒邪內伏。誠恐患在養癰矣。溯自查禁鴉片以來。幸賴

乾斷嚴明。

天威震疊。躉船二萬餘箱之繳。係咦夷領事義律自行遞稟求收。
現有漢夷字原稟可查。並有夷紙印封可驗。繼而在虎門
燬化煙土。先期出示。准令夷人觀看。維時來觀之夷人。有
聯爲夷文數千言以紀其事者。大意謂
天朝法令。足服人心。今夷書具載其文。諒外域盡能傳誦。迨後
各國來船。遵具切結。寫明如有夾帶鴉片。人即正法。船貨
沒官。亦以漢夷字合爲一紙。自具結之後。查驗他國夷船。
皆已絕無鴉片。惟咦夷不遵法度。且肆鴟張。是以前次特
奏
諭旨。斷其貿易。然未有浙洋之事。或尚可以仰懇

恩施。今既攻占城池。戕害文武。逆情顯著。中外咸聞。非惟難許通商。自當以威服叛。第恐議者以為内地船礮。非外夷之敵手。與其曠日持久。何如設法羈縻。抑知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無已時。且他國效尤。更不可不慮。臣之愚昧。務思上崇

國體。下懾夷情。實不敢稍存游移之見也。即以船礮而言。本為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以猝辦。而為長久計。亦不得不先事籌維。且廣東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已徵銀三千餘萬兩。收其利者。必須豫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一。製礮造船。則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

手臣節次伏讀

諭旨以稅銀何足計較仰見

聖主內本外末不言有無誠足昭垂奕禩但粵東關稅既比他省豐饒則以通夷之銀量為防夷之用從此製礮必求極利造船必求極堅似經費可以酌籌即裨益實非淺鮮矣臣於夷務辦理不善正在奏請治罪何敢更獻芻蕘然苟有裨

國家雖頂踵捐縻亦不敢自惜儻蒙格外

天恩寬其一線或令帶罪前赴浙省隨營效力以贖前愆臣必當殫竭血誠以圖克復至粵省各處口隘防堵加嚴察看現

在情形逆夷似無可乘之隙藉堪仰慰

宸懷

硃批點出者俱當據實查明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給事中萬啟心奏馭夷操縱機宜一摺著琦善體察情形妥籌久遠萬啟心摺著鈔給閱看又林則徐奏請治罪一摺並另片密陳夷務情形著將原摺片寄交琦善閱看硃筆點出之處據實查明具奏

十月己未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裕謙署江蘇巡撫蘇州布政使邵甲名江南提督陳化成奏竊臣裕謙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年九月初四日奉

上諭據托渾布奏英夷船隻前由東省外洋北赴天津共有夷船
八隻現來夷船五隻已開帆南駛其三隻亦由外洋先回該夷
情形極為恭順等語英夷船隻現俱起碇南旋恐沿海將軍督
撫等不知現在情形特此飛示耆英裕謙怡良知悉並著詳加
酌覈將前調防守各官兵分別應留應撤妥為辦理等因欽此
臣等查前據探報佘山外洋有大小夷船六隻由北往南
揚帆經過今查覈山東撫臣托渾布原奏計其由東開行
日期則九月初一日在佘山外洋經過夷船即係此起已
無疑義江蘇洋面自九月初三日以後並無游奕停泊之
船所有前調防守官兵自應欽遵

諭旨。酌量所防口岸。及各該營所轄地方。是否險要。均匀抽撥。分別撤留。以資戍守。臣等現已將防守南匯奉賢華亭吳淞京口等營縣之提標。及揚州營兵各三百名。督標蘇州撫標暨江甯城守遊兵等四營兵。各二百名。燕番泗州。二營兵。各一百名。淮安營兵一百五十名。常州營兵三十名。先行撤退。其防守上海官兵。先撤河標兵六百名。徐州鎮標兵四百名。防守寶山官兵。先撤漕標兵二百名。以上共撤兵三千九百八十名。分起回營歸伍。連先經撤退九江鎮標兵一千名。又調赴浙江之壽春鎮標兵一千二百名。統計撤兵五千一百八十名。各處所雇水陸鄉勇。亦即妥為

遣散。現在寶山縣。尚有防兵一千六百名。上海崇明二縣。各有防兵一千名。川沙海門通州金山鎮洋常熟等廳州縣。各有防兵。自一百五十名至五百名不等。足資守禦。一俟探得浙省確信。將預備赴浙調遣之水師兵二千名。撤退歸伍後。即可接續抽撤。仍由臣裕謙。臣陳化成督率將備。將留防兵丁。分別水陸。勤加訓練。冀成勁旅而壯聲威。其已經撤防之南匯等縣。責成地方文武。督率巡防。仍傳諭沿海居民。協力同心守望相助。以為有備無患之計。

硃批。知道了。

裕謙。陳化成。又奏。再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

年。八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裕謙等由驛馳奏。夷船駛進內洋。遍令商船呈遞字帖一摺。

覽奏均悉。天津夷船。起碇回粵。聽候欽差查辦。業經降旨由五百里諭知伊里布暨沿海督撫。一體遵照矣。現在川沙廳洋面。

既有夷船寄碇。該署督等仍當認真防範。不可稍形鬆懈等因。

欽此。臣等查川沙廳洋面寄碇夷船。已陸續駛去。數日以來。江蘇洋面。並無夷船蹤跡。其出口商船。連檣行駛。亦均

安靜。臣等惟有欽遵

訓諭。督率將弁。認真防範。斷不敢因夷船已去。稍形鬆懈。

硃批。知道了。

署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查天津大沽海口。南北兩岸。為郡城門戶。實為
神京屏蔽。其迤北四十里北塘汛。係順天府東路廳所屬甯河縣地方。該處海口。向有沙埂阻攔。大船不能進口。今則河寬水深。沙埂不能顯露。再加潮汐較大之時船身寬至二丈者。足可直入。一達薊州。一達天津。亦屬扼要之所。臣連日督同鎮道。詳加履勘。天津海口。南北兩岸。舊設磚礮臺二座。近年河岸淤寬。距水較遠。難期得力。北塘汛舊有礮臺二座。建自明初。久已傾圮。臺基距水不遠。應仍照依舊基補築。今擬於大沽海口南岸。添造上磚下石礮臺二

座。北岸添造上磚下石礮臺一座。均寬十二丈。進身八丈。高一丈六尺。現擇添建礮臺地面。俱在近水過潮之處。必須密釘木樁。灰三土七。硪杵堅實。鋪石灌漿。地基方期穩固。並於礮臺前。加築高寬土墻一道。以禦風浪沖擊。兼可為礮臺外護。其北塘汛海口。舊設南北礮臺二座。俱係圓形。查看基址。毫無損動。工程甚屬堅實。量得圍圓一十八丈。仍照舊式。補築上磚下石礮臺二座。高一丈六尺。並各添築土墻一道。臣與鎮道悉心相度。如此建造。實屬順勢得力。至各處原存礮位。最大者至四千五百斤而止。大半土花滿鏽。不堪施放。其餘俱在二千斤以內。未能遠擊。現

擬添鑄五千斤以上。一萬斤以內。大礮數十位。分勻安設。庶足以資守禦。又天津鎮標額兵無多。除分汛外。存城者七百餘名。葛沽大沽海口三營。祇有二百餘名。不敷防守調遣。若待臨時徵調別營。且恐緩不濟急。今酌擬添兵五百名。即在直隸簡僻各營抽裁。就近於天津大沽。召募充補。並酌撥員弁。移駐於礮臺附近處所。分建兵房二百間。俾資棲息而便防守。查嘉慶二十二年。添設水師營汛衙署兵房。以及礮臺二座。係在運庫加價銀內。動撥二十萬兩供用。此次修建兵房。比前減少。而添建礮臺。鑄造礮位。工用倍增。約估銀數。已與前案不甚懸遠。

國家經費有常。未便率行請帑。應由官為倡捐。一面剴切勸
諭。俾商民咸知急公。庶可集腋成裘。查天津商賈輻輳。捐
輸必皆踴躍。集費尚易。而寗河地屬彈丸。殷戶無多。恐所
捐不敷支用。容臣與順天府尹酌商籌議。至前項工程亟
須趕辦。九月二十四日。已令應吉動工。趁此河道未凍以
前。分投購料。運至工次。春融即可興工。尅期告竣。惟商民
捐資。猝難交齊。而工需未能緩待。擬於藩庫道庫。先行籌
撥閒款。以供購料之用。一俟捐有成數。即行解還歸款。再
大沽海口南岸。係天津縣管轄。現在建築礮臺等工。責成
天津道督辦。其大沽北岸。與北塘口。係順天府所屬寗河

縣管轄。責成通永道督辦。仍俟工竣。由臣親往驗收奏報。
訥爾經額又奏。再臣於九月二十日。行抵天津大沽海口。
連日遣弁。駕船出洋瞭望。暨遠赴山東洋面哨探。並無夷
船蹤跡。時逾霜降。距凍河之期不遠。現在僅有閩廣商船
回棹。已無北來之船。但防範不可不嚴。所有前調弁兵四
百餘名。臣仍令天津鎮陳金綬督率分駐海口。並留臣標
後營遊擊羅應鰲協同巡防。儻有夷船折回投遞夷書。即
一面接收。好言駕馭。不得擅開槍礮。一面飛稟臣知。馳赴
海口。相機妥辦。俟河道結凍後。每座礮臺。仍留兵五十名。
巡查防守。其餘弁兵。再行撤回歸伍。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奏。履勘天津等處海口。應行防範一摺。據奏。請於大沽海口南岸。添造礮臺二座。北岸添造礮臺一座。加築土壩。並請鑄五千斤以上。一萬斤以內大礮數十位。分勻安設。酌添兵五百名。即在直隸簡僻各營抽裁。就近於天津大沽等處。召募充補。分建兵房。以資防守等語。均著照所議辦理。惟將此項經費。由官倡捐。勸諭商民。是否足資應用。著訥爾經額體察情形。儻捐不足數。或緩不濟急。即著據實具奏。無誤要工。又另片奏夷船哨探無蹤。仍留前調弁兵四百名。分駐防守等語。亦著照議妥辦。

辛未。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奴才前接夷目懿律

來書。詢問曾否奉有戢兵之

旨。當將業已奉

旨緣由。備文具覆。並於九月十九日恭摺具奏在案。嗣於二十八

日。復接懿律來文。其詞語支離雜。多不可解。惟末後數

語。稱欲奴才出示。諭令定海居民。不得向該夷滋擾。以便伊

前赴粵省等語。奴才因不便遽行給示。遂以先已諭知定民

為詞。向其照覆。惟思懿律自天津回至定海。已及月餘。奴才

節經詳細開導。非諭之以理。即動之以情。而該夷始終無

感動之意。其屢次來書。每一次必另易一意。層出不窮。若

僅視其來書。給文曉諭。該夷即理屈詞窮。亦不難另肆變幻。是彼此音問往來。徒延時日。無濟於事。當與福建提臣余步雲等。再三籌畫。非選派明幹員弁。往與面議。無從得其要領。選得千總謝輔陞。及張彛陳志剛等。授以機宜。於十月初一日。假以犒師為名。齎帶牛羊雞鴨。前至定海。與懿律馬禮遜郭士立等各頭目盤桓。反覆辯論。各夷聲稱伊等並無久據定海之意。但此時尚未與督臣琦善會議。不識琦善令伊等在何處設立馬頭。是以暫借定海為棲止之地。至晏士叮喇打蠻。與吻啱嗲喇等各夷。先後被獲。係在未奉

諭旨之先。況嘞咍咯唎等。因侵犯內地。以致被拏。伊等並不稍存怨恨。惟晏士吋唎打躉等。多屬伊國職官。今通商之事。尚未定局。而職官反被拏獲。伊等恐為海外各國所笑。故屢求釋放。以期保全顏面。伊等現亦急欲赴粵。因浙省前曾張貼賞格。令定海居民查拏夷眾。誠恐起程之後。居民復將各夷查拏。故求出示諭禁等語。張喜等勸令交還定海。該夷總以赴粵議定之後。即行交出。斷不據為己有為言。張喜等見其意甚堅執。難以譬曉。於初四日起程回鎮。該夷復給與回文一件。並將大呢嗶嘰洋布千里鏡鍍金鈕扣等物。差人呈遞。拏查閱來文。仍係求出告示。並無他語。

伏思該夷因上年被粵省絕其貿易。故此率兵來浙。占我城池。欲藉此要求通市。本非口舌之間所能使之撤兵歸地。𦤎因該夷於晏士吋喇打薘等被獲之後。屢求釋放。情形迫切。故先令其以地易人。再行赴粵聽候查辦。使該夷無可挾制。不敢妄肆要求。乃迄今日久。歷次設法勸諭。業已費盡心力。而該夷終不為我所誘。今又向張喜等明言。欲得有馬頭再還定海。是其言已牢不可破。若再向理說未必即能聽受。轉使該夷藉詞挽逗。赴粵遲延。惟該夷既不將定海交還。則晏士吋喇打薘等各夷。亦不便先行釋放。示之以弱。應仍扣留在浙。令該夷迅速赴粵。俟琦善查

辦完竣。該夷將浙省兵船全數撤退。交還定海之後。再行

釋回。庶易控制。至定海被陷之時。浙省曾經出有賞格。諭

令居民查拏夷衆。其時正在稱兵。恐有奸細。故令民間協

捕。今該夷業已馴順。自不應再拏該國之人。以致別生枝

節。該夷所請出示一節。尚屬可行。拏現已繕發告示。以夷

衆如不向民間滋擾。民間亦不得以妄拏為言。於體制亦

屬無礙。且可免肇釁端。一一面諭知該夷。飭令即速起碇。其

該夷此次所呈各物。未便卻退。致生疑貳。拏現交糧臺收

貯。以充賞需。

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曹履泰奏。竊惟此次𠸄夷攻陷定海

後。旋來天津遞稟。經督臣琦善。仰奉
聖謨。相機撫馭。不待轟逐。業已全數開行。現在沿海居民。悉皆安堵。各省兵弁。亦可撤防。此誠不戰屈人之上策也。惟琦善現已往粵。該夷亦當回粵聽候查辦。方為恭順。今定海兵船。並未撤回。臣尚不無過計。且恐該夷所求。實有未可
俯允者。不揣冒昧。敬為
皇上陳之。

一。暎夷如在澳門貿易。宜妥為安插也。查澳門向為西洋夷居住。歷久相安。其暎夷往澳者。止係向西洋夷賃屋。暫行寄寓。且倒有定限。並不准其久住。今即許令通商。亦當

循照舊例。仍向西洋夷賃居。不得於該處輒行添蓋房屋。
致啟爭端。現在
欽差大臣前往查辦。自必仰體
天朝一視同仁之意。不致奪此與彼。或該處本可相容。毋庸因
客逐主。該大臣亦當妥為安插。務使兩情悅服。庶弭一釁。
不致更生一釁矣。
一煙價須俟議定海。確有把握。方可酌給也。鴉片煙本
係違禁之物。豈有償價之理。若該夷以銷燬之後。折本過
多。因而仰乞
恩施。冀為置貨之資。此在

覆載之仁。亦何不可曲加矜恤。然亦止應據情懇訴。豈容有挾而求。今該夷占據定海。顯係藉為要求之計。若先行議價。竊恐以二萬餘箱之煙。彼必以為應值數千萬兩之銀。無論議多議寡。不能滿其所欲。即議定若干。而償還之後。安得不貪心復起。以為原價本不止此。必得再償若干。是煙價一節。該大臣於交還定海之事。若非確有把握。斷不可墮其詭計。致為所紿。

一定海夷船。應不許其近岸也。現在粵東已有
欽差前往查辦。該夷定海兵船。即未撤回。亦應停泊口外。聽候信息。不得肆行近岸。布圖搶掠。應請

敕下伊里布出示曉諭併豫為知會該夷如該夷等安靜在洋而
防守兵弁輒行施放槍礮滋生事端自當將該弁兵嚴行
治罪如該夷不來約束或乘駕大船或率領多人無論駛
近何處口岸許把守弁兵即行開礮轟擊蓋該夷現在聽
候查辦即有懇求之事亦祇准其乘坐小船令一二人前
來遞稟方可接收儻船大人多突然近岸此其包藏禍心
未可測度若待彼施放槍礮然後回手設我兵先已受傷
又將何以禦敵且恐乘勢上岸致令居民驚擾是必先為
曉示俾該夷不能四出游奕如有不遵亦不得藉口於我
之先行動手而我師奉有規約其於洋面固不敢輕進邀

功。若其所守要隘。設遇緩急。亦得有所施展。奮力攻擊。不
致生誤機宜矣。
一制夷之道。無庸造船。止須造礮也。蓋英夷之所習者水
所恃者船。我本不必以船往攻。若其近岸。我固不難以礮
制勝。故船可不造。而礮則不可不造也。況彼之礮在船。而
我之礮在岸。以船攻岸。自下而上。其勢難。以岸攻船。自上
而下。其勢易。故同一礮。而以我岸上之礮。制彼船中之礮。
實可占一上風。惟現在沿海舊存礮位。不甚得力。請
敕下各該省督撫。察看情形。應如何添設之處。早為籌備。所有經
費。其有情願報效者。准其照捐輸城垣等工之例。分別敘

勵。務於今冬明春。趕緊鑄成。若如此布置。粤議已成。此項礮位。固可備而不用。萬一梗議。不將定海兵船撤去。該夷見我處處有備。則知一經近岸。但有喫虧而無便宜。即仍占據海中。亦徒為自窘之計。而不足以窘我。自不得不就我範圍。不獨此時易為查辦。即將來亦可永無後患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專弁前往定海。詢悉夷情一摺。覽奏已悉。此次差弁前往定海。與夷目等見面。是否在定海城中。抑在該夷船上。原奏未經聲敘。其定海居民。現在是何景象。該夷船隻。是否仍前占據要隘。該弁等既經前往。自必目擊情形。著伊里布於接奉此旨後。詳詢該弁。據實奏聞。至該夷等

所呈各物。該大臣奏稱恐生疑貳。收貯充賞等語。甚屬非是。著嚴行申飭。天朝大臣。斷無收受外夷餽獻之理。即將原物卻退。正見馭夷體統。有何疑貳。現在收貯各項。如未經充賞。著將全數發還。仍善言曉諭。告以天朝定制。嚴禁苞苴。並無厭憎拒絕之意。至所稱繕發告示諭禁等語。發至何處張貼。再前次所奏拏獲五桅夷船礮位。作何安置。此外尚有何物。均著明白具奏。又御史曹履泰奏。夷船未撤。請量為籌備一摺。有無可採之處。著伊里布體察情形。妥議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專弁前往定海。詢悉夷情。酌擬辦理一摺。

已有旨諭令伊里布妥為措置矣。原摺著鈔給琦善閱看。又御史曹履泰奏。定海夷船未撤。宜量為籌備一摺。各條是否可採。著琦善悉心體察。妥議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

福州將軍保昌護理閩浙總督吳文鎔奏。竊臣等於本年九月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九月初四日。欽奉

上諭。據保昌等奏。閩省團練水勇。並澎湖地方。報招募練勇。防堵夷船各摺片。覽奏均悉。唉夷船隻。前由天津起碇。本日據托渾布奏。折回各船。查係南旋。聽候欽差大臣查辦等語。福建省現在團練水勇。是否應撤應留。著保昌吳文鎔酌量實在情形。妥為辦理。其澎湖等處。現議招募練勇。亦著酌量去留妥辦。至募

赴浙江水勇八百名。現經登陸啟行。如果接有浙省毋需調遣之信。亦著即行由陸路撤回。以節糜費等因。欽此。伏查前因噗夷在浙滋事。閩省沿海各處。防守緊要。節經臣吳文鎔會同前督臣鄧廷楨。札飭文武。嚴密設備。並抽調上游各營兵丁。分派添防。暨招募水勇鄉勇。協同堵守在案。茲該夷於天津海口遞呈之後。經直隸督臣琦善。遵

旨剴切曉諭。起碇赴粵。聽候查辦。覼其路過山東。恭順情形。已有嚮化之忱。諒不敢再行滋擾。所有閩省各口岸。設防兵勇。自應遵

旨分別撤留。以節糜費。惟查閩省地居粵浙之中。形勢較為喫重。

現在定海夷船尚未撤退。而閩洋夷船。或一二隻。或三五隻。南北游弋。不時寄碇拋泊。有一二日即起碇駛去者。有此去彼來。經旬寄碇者。蹤跡靡常。不得不時切戒心。臣等體察情形。其應撤應留之處。必須分別次第辦理。所有次要各口岸。雇募之水勇鄉勇等。應即飭令遣散。外營撥戍之兵。亦當以次撤回。仍令該地方文武督率兵役。加意巡防。不得鬆懈。其最要如漳屬之漳浦詔安。泉屬之晉江惠安等處。尚須酌留戍兵。至廈門一處。孤懸海外。為商船聚集之所。夷人所號為馬頭者。尤屬險要之區。該處設防兵勇。本較他處為多。此時仍未便一律撤防。或致有倉卒之

處。現已移行水師提督臣陳階平。與泉永道劉耀椿。就近察覈。將備攻之水勇。先行裁撤。其在岸雇募之壯勇。亦可酌減。其各營撥戍之兵。仍請暫留防守。俟定海夷船。及閩洋游弈之夷船。全行南駛。再行撤退。以昭慎重。至澎湖地方。招募練勇。應否撤去。已飭令該廳協就近察覈妥辦。其閩省募赴浙江水勇八百名。頃於二十六日。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咨稱。浙省現在只須防堵。毋庸調遣。飭查該水勇等。如已抵甯波。即令起程回閩等因。臣等當即飛檄飭

知道。遵照辦理。

硃批。知道了。

癸酉。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裕謙署江蘇巡撫蘇州布政
使郎甲名江南提督陳化成奏。竊臣等前奉
諭旨。㖆夷船隻。現起碇南旋。著將前調防守官兵。分別留撤等因。
欽此。臣等當即欽遵。詳加酌覈。將調防南匯等縣之督標
等營官兵。先行陸續撤退。會摺奏
聞在案。旋准
欽差大臣伊里布咨會。將江蘇省預備赴浙調遣之水師兵二千
名。併調赴崇明抵防之狼山鎮標兵丁。一併撤退歸伍等
因。臣等查預備赴浙水師。係在駐紮崇明寶山川沙通州
海門等州廳縣之蘇松狼山吳淞川沙各標營內調撥。今

既歸伍。則崇明等州廳縣。已有本營兵丁。分派防守。自應
將前調防守官兵。酌量撤退。至定海夷船。現在雖未撤回。
而探聞該夷兩月以來。甚為安靜。亦無四出遊奕之船。揆
厥情形。似係守候粵中信息。但計
欽差大臣琦善到粵時。業已冬令。江蘇洋面情形。惟夏秋潮汐旺
時。四通八達。處處喫重。一屆霜降。水落歸槽。間段淺阻。其
金山太倉。鎮洋常熟等州縣地方。斷不致有冒險深入之
船。即最為險要之崇明寶山。上海通州等處。沙灘漸遠。塘
岸日形其高。吳淞海口。闊廣大號商船。尚須雇用本地漁
船。導引沙線。方敢出入。是冬令之守禦。易於為力。所有各

處防兵。亦應酌撤。臣等擬將調防崇明寶山上海川沙通州。海門。金山太倉鎮洋常熟等州廳縣之狼山鎮標兵七百名。提標京口協標兵各五百名。安徽撫標兵四百名。督河兩標。太湖安慶二營兵各三百名。漕標兵二百五十名。淮安營兵一百五十名。浦口。甯國。二營兵各一百名。京口旗營兵六十名。以上共兵三千九百六十名。先行撤退回營。連先經撤退各標營兵。三千九百八十名。併調赴浙江之壽春鎮標兵一千二百名。統計撤兵九千一百四十名。現在寶山縣。尚有提標兵八百名。奇兵營兵三百五十名。再於吳淞本營額兵一千餘名內。挑撥兵五百五十名。共

兵一千七百名。委令太湖營副將汪士達。常州營遊擊封
耀祖。會同吳淞營參將周世榮。管帶分駐海口礮臺。及縣
城東門外一帶沿塘。各分水陸。操練巡防。臣陳化成。仍駐
吳淞海口。督率調度。並委總理局務之蘇州府知府豫益。
酌帶委員。彈壓巡查。其上海地方。酌留徐州鎮標兵七百
名。再於駐防該縣之提標右營額兵七百三十餘名內。挑
撥兵三百名。共兵一千名。即令徐州鎮總兵鮑方灼。管帶
駐紮沿江。為寶山援應。併委經理局務之太湖廳同知和
齡。酌帶委員。隨同蘇松太道王玥。彈壓巡查。又崇明地方。
本有蘇松鎮總兵田松林。督率該標四營將備。額兵三千

餘名。在彼駐紮。並有前委協守崇明之丹徒縣知縣王德茂。會同署崇明縣知縣沈炳垣。彈壓巡查。又通州之狼山地方。為長江門戶。現有署狼山鎮總兵秦攀等。督率該標三營將備。領兵二千二百餘名。沿邊巡守。臣陳化成。駐紮吳淞。與崇明狼山。聲氣亦屬相通。其餘沿海之金山華亭奉賢南匯川沙。鎮洋太倉昭文常熟海門等州廳縣。本有額兵。自二百八九十名。至一千餘名不等。行令各就額兵數目。抽撥一半。擇要駐守。餘兵一半。作為防護城池。巡守汛地之用。仍於沿海一帶水路。設立報船。陸路安設馬站。傳遞文報。聯絡聲勢。

硃批。兵不可不撤。防不可稍疏。其加倍慎勉。所奏均悉。

已革閩浙總督鄧廷楨福建巡撫吳文鎔奏。竊臣等具奏

哨船攻擊番舶。生擒黑夷。拏獲漢奸一摺。接奉

硃批。所辦認真可嘉。另有旨。欽此。同日奉到

上諭。夷匪來至閩洋。圖銷鴉片。勾通販運。經鄧廷楨等督飭員弁

分路攻擊。夷人受傷落水無算。生擒黑夷二名。並截獲通夷匪

船。人煙並獲。所辦認真可嘉。所有在事文武員弁。著鄧廷楨等。

擇其尤為出力者。酌保數員。候朕施恩等因。欽此。伏查此次攻

擊夷船。係廈門同知顧教忠。捐廉雇募水勇三百八十名。

分配民船十二隻。交水師提標左營守備楊靖江外委李

茂松督率兵勇連環攻擊夷人受傷無算落水死者十一人經水勇頭目陳商首先躍上夷船搶得銅礮礮蓋等件又護銅山營參將閻安協石營都司陳顯生古雷汛額外外委郭德長將夷杉板擊沉夷人全行落水拏獲黑夷二名又署福州協都司浙江衢州鎮守備周光碧帶領馬巷通判俞益所募水勇配駕民船出洋誘捕截獲通夷匪船一隻人犯十一名煙土二千餘兩以上各員弁均屬尤為出

力

諭軍機大臣等前曾降旨著祁寯藻等於浙江審案完竣後馳赴

廈門密查本年六月閒攻擊夷船情形據實具奏本日又據鄧

廷楨等。將七月間攻擊番船。拴獲黑夷漢奸之出力員弁。奏請
鼓勵。該尚書等此時計已行抵虎門。著將此案攻擊情形。並此
次所保各員弁。是否覈實。一併訪查明確。據實覆奏。原摺著鈔
給閱看。
已革兩廣總督林則徐奏。臣承准五百里
廷寄。道光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本日已降旨派琦善作為欽差大臣。馳驛前赴廣東。查辦事
件。該大臣到粵後。自能辦理妥協。但恐沿海各督撫。不知現在
情形。特此由五百里飛示。一體遵照。各守要隘。認真防範。如有
該夷船隻經過。或停泊外洋。不必開放槍礮。但以守禦為重。勿

以攻擊為先。其應布置嚴密之處。仍不可稍形鬆懈。是為至要
等因。欽此。臣謹即恭錄。移行水陸各提鎮暨防守要隘各
文武。一體欽遵。認真防範。如見有夷船。不必開放槍礮去
後。旋又承准
廷寄。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林則徐等奏。因在粵夷船。漸形猖獗。擇日出洋勦辦等語。
夷人習熟水戰。該督摺內。既稱不值與海上交鋒。何以此次又
欲出洋勦辦。前後自相矛盾。頗因夷兵滋擾福建浙江。又北駛
至天津。恐以粵東辦理不善。歸咎於該督。故作此舉。先占地步。
所謂欲蓋彌彰。可稱憤兵也。且即欲舉動。亦應由驛馳奏。聽候

諭旨。乃摺差直至本日方行遞到。殊屬不曉事體。著傳旨嚴行
申飭。現在如已出兵攻勦。著即將接仗情形。迅速馳奏。該督仍
當持以慎重。毋涉輕躁。至海口防禦。不可不加嚴密。並著密飭
在澳各員。不動聲色。加意防範。是為至要等因。欽此臣跪誦再
三。懍懼悚惶。倍難名狀。伏查粵洋自上年以來。水陸官兵
與暎夷接仗獲勝。已有數次。如上年七月之九龍洋面。九
月之穿鼻洋面。十月之尖沙觜洋面。皆因該夷先經開礮。
我師始行回攻。所有節次詳細情形。疊經臣等奏蒙
聖鑒在案。嗣欽奉
諭旨。斷絕暎夷貿易。而暎船仍在外洋。覬望逗留。臣以師船若遣

出驅逐。恐外洋或有疏虞。不如以守為戰。以逸待勞。為計之得。且彼時該夷不過遷延未去。尚無猖獗情形。因而奏請不與海上交鋒。欲令窮而自返。迨七月間。始聞該夷有攻占定海縣城之事。是則逆情顯著。凡有血氣。靡不憤切同仇。維時臣所添雇之拖風紅單等船。礮械軍火。適已備齊。而所團練之水勇。技藝亦漸熟於前。冀足以助舟師聲勢。此臣於七月內赴獅子洋校閱。即往虎門酌遣兵勇。出洋勦辦之情形也。嗣在虎門。接據防澳各文武稟報。七月二十二日。𠸄夷嗱喻等船由。九洲駛近關閘開礮。我軍水陸夾擊。將夷船前後桅舵打傷。並擊沉三板數隻。礮斃夷

目夷兵多名。正在查覈具奏間。復據稟報師船在零丁之北。及磐石赤灣一帶洋面。擊敗嘅嗯等夷船。隨潮南竄。即經撈獲夷帽夷鞋。並夷船槓棋等物。又查出夷人在磨刀山根。瘞埋夷屍十餘具。此出兵以後接仗之情形也。惟因兩次水陸攻擊。祇係小挫其鋒。尚未大獲勝仗。未敢由驛馳奏。茲蒙

聖明訓飭。實不勝愧悔惶悚之至。現在各要隘。均仍嚴密布置。澳門一帶。亦皆靜謐如常。

硃批。覽。

丁丑

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伊里布奏。竊奴才前因屢接夷目
懿律來文。近無赴粵之意。當與福建提臣余步雲等會商。
專弁前往定海。向該夷目等剴切曉諭。該夷目等籲請出
示。諭禁各島居民。毋得再拏夷眾。以便伊等分船往粵。奴才
因其詞甚謙切。且於體制亦屬無礙。當經繕發告示十道。
並將備細情形。及酌擬辦理緣由。於本月初六日恭摺奏
聞在案。茲於十一日晚。復接懿律來文。據稱伊等先已撤船六隻。
現又擬撤八隻。於本月中旬。前後起碇赴粵。並據聲明。伊
已諭禁所屬。不得將船駛至大港巨河。驚動士民等語。奴才
查該夷目此次來文。較前數次。倍覺恭順。其所稱分船赴

粵之說。自非支飾。至懿律係該國統帥。一切事務。皆係該夷目主持。今將赴粵聽候查辦。自必親身前往。其義律馬禮遜等諸夷。是否一併隨同赴粵。留在定海之頭目。又係何人。文內尚未敘明。俟得有該夷目等起碇的期。再行逐一確探。並查明實在退去船隻數目。恭摺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夷船擇期赴粵一摺。覽奏已悉。此次夷目懿律來文。據稱分船赴粵。惟該夷懿律。是否親身赴粵。義律諸夷。是否一併隨往。留在定海者。又係何人。文內未經敘明。自應確探起碇日期。退去船隻數目。再行酌辦。惟該夷等既已赴粵。聽候查辦。何以尚有留住定海之人。伊里布前次

所獲夷目夷婦等。仍著妥為看守。俟該夷將兵船全撤。交還定海。再行放回。著將此意曉諭該夷。並究詰定海留人。是何意見。又裕謙奏請重製礮位一摺。已諭知裕謙。准其動項製造。惟該署督飭委署遊擊周名揚。同地方文員勘驗。於製造礮位。恐未必盡能熟悉。著伊里布遴委熟悉員弁。監同妥辦。總期堅利適用。無致有名無實。現值海防緊要。即日趕緊製造。無庸聽候部覆。

又

諭。本日據伊里布馳奏。夷船現已擇期。於十月中旬。起碇赴粵一摺。已有旨令伊里布體察情形。俟退還定海之後。再將所獲夷

人交還矣。伊里布摺。著鈔給琦善閱看。

壬午。杭州將軍奇明保奏。查六月間。乍浦海口。因有夷船一隻。雖經擊退。猶恐續行滋擾。曾經選派杭州官兵二百餘員名。令協領管帶。隨同 劄馳往應援。嗣奉

上諭。令 劄仍回杭州。防守省城。派副都統恆興前往。會同副都統長喜妥辦等因。欽此。此後乍浦海面肅清。今夷情又已恭順。祇宜加緊防範。乍浦駐防滿兵。以及水師。有副都統長喜督率。足資守禦。杭州副都統恆興。似應且令回任。至於前此赴援官兵二百餘員名。應否一併撤回杭州。或應暫緩。劄未敢擅便。其防堵由海入江水路。潮神廟一帶屯戍之滿

營綠旗官兵。可否聽候鎮海撤兵之信。一律撤回歸伍。
諭內閣。奇明保奏。乍浦赴援官兵。可否撤歸杭州本營一摺。浙江
乍浦海面。現無夷船滋擾。該處駐防各兵。足資守禦。所有前調
杭州官兵二百餘員名。著即撤回歸伍。副都統恆興著回省城
本任。毋庸在彼防守。潮神廟一帶屯戍之滿洲營綠旗官兵。亦
著一律撤回。
甲申。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曹履泰奏。風聞粵東澳門。傳有
舟山夷人私信。言城內居民。不願與之同住。漁船等亦不
肯賣與食物。該夷等看此情勢。已屬心灰。兼以水土不服。
患病甚眾。現在俱有欲回澳門之意。是該夷之不能久占

定海。實屬顯然。其不即撤兵者。不過因粵議未定。欲借此為要求之計。請敕下琦善伊里布。各派幹員。妥密查探。如得確情。於查辦事宜。較有把握。

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曹履泰奏。粵東澳門。傳有夷人私信。請飭確探情形一摺。據奏該夷占據定海之後。居民不與同住。亦不賣給食物。且水土不服。患病甚多等語。如果屬實。則該夷之不能久據定海。已屬顯然。惟係貿易私信。真偽莫辨。著琦善派員妥密查探。果否有此情形。相機籌辦。原摺著鈔給閱看。

丙戌。已革閩浙總督鄧廷楨奏。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

奉

上諭。朕聞福建已革舉人陳姓。綽號不得已。早經逆夷聘往。為之主謀。與總兵張朝發同鄉夙好。定海未破之前。十數日有投張朝發一帖。導之從逆。如果屬實。深堪痛恨。著鄧廷楨迅即派員查拏務獲。解交浙江訊究。毋稍疏縱等因。欽此。臣當檢查檔案。福建已革舉人陳姓。惟有同安縣舉人陳元華。因縱容伊子陳允洋。毆罵伊妻施氏。致令自縊。並毆斃抱養幼孩。經前督臣鍾祥咨部斥革。在押脫逃。飭拏未獲。此外別無革舉陳姓。即經密飭署臬司常大淳。遴委幹員。四路兜拏。旋據署同安縣知縣胡國榮。委員候補入未流霍明高。稟獲

犯屬陳元茅陳田發二名。當即飭發署泉州府知府沈汝瀚。訊據陳田發供稱。伊父陳元華。因案解省。在押脫逃。至今並未回家。本年五月初七日。接到伊父於三月二十四日。在臺灣鹿港寄信一封。又於七月十八日。接到六月二十六日。在鹿港寄信一封。並番銀四圓。均託在臺灣府城教讀之伊堂叔陳敦仁。經手轉寄。信內說明。現在鹿港教讀。如要寄信。可交鹿港恆吉行收轉。不致有誤。又本年八月內。有在臺灣米店工作之鄉鄰陳文竈。從臺回來。傳說在臺灣府城。遇見伊堂叔陳敦仁。併伊胞弟陳殿樑。均說伊父在鹿港教讀。一時不能回家。容俟查出原信二封。並

交出陳文寬赴訊等語。並據犯弟陳元茅供亦相同等情。當經飭查拏去後。兹據鹿港同知張汝敦稟稱。在於大肚溪之陳宗雲家。將革舉陳元華拏獲。訊據供稱。道光十七年七月間。緣案被拏到省。在押脫逃。搭船欲行進京。因缺乏盤費。仍即回家。上年十月。偷渡來臺。住滬尾街金盛柴店。本年正月來鹿港。為同姓之陳郁代館。至五月即去府城。在東門外福官米店居住。兩月又到淡水。至本年九月。始至大肚溪陳宗雲家。三月六月。曾託便船。有兩次家信寄回。因與恆吉行向亦認識。是以家信內。囑其有信即寄該行轉交。與夷人向不認識。並無被聘為之主謀等供。伏

查該革舉陳元華。係緣案斥革。在押脫逃。飭拏未獲之犯。其行止本屬不端。通夷之舉。誠難保其必無。茲雖據查訊並無其事。殊難遽信。當經札飭臺灣道府。迅即委員解省審辦。惟遠隔重洋。風汛靡常。未能剋期解到。一俟該犯解到。傳集證佐。質訊明確。果有通夷情事。即解赴浙江訊辦。

硃批。嚴行審訊。不准任其狡展。